

曾在微信朋友圈里晒过我家那台老式的“120”照相机，它是当年母亲喜结良缘时母亲的叔叔送的贺礼。很快就有懂行的朋友留言说，这台相机产自德国，叫“福伦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照相机品牌。

在全民都是摄影家的今天，手机就是相机，谁还稀罕家有老掉牙的照相机？但在当年，因为有了这台相机，我家可是出了风头。

打小，我的照片就比大多数同龄的孩子多。父亲亲口告诉过我，他喜欢替我在每个成长的节点拍照，也因此差点出了事故。那是我满月当天，他让我“坐”在沙发椅上，自己专注地对焦距。刚满月的小孩根本坐不住，他在镜头里眼睁睁地看着我从扶手的空档里滚落到地上，而且还是头先着地，吓得他半死……父亲这话倒让我犯了迷糊，我现在时常表现出的健忘和没头

脑，兴许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吧？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我家那相机忙得有点像“劳模”。那年月，几个舅

老相机

章慧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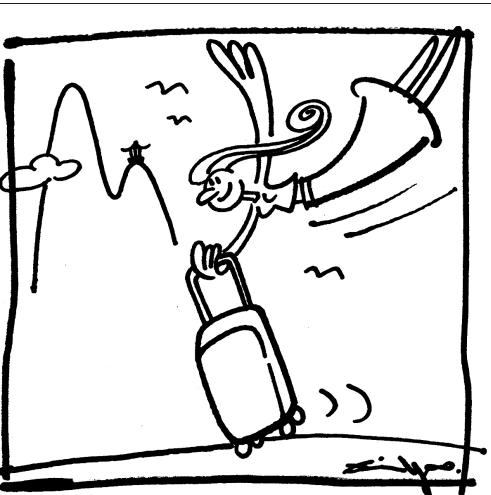
舅都到了该成家的年纪了，可他们和大部分年轻人的条件差不多：工资不高、结婚无房。要问还有什么可以吸引女朋友的优势，我家的相机立了大功。舅舅轮番在星期六晚上到我家来借相机和父亲那辆28英寸的永久自行车。那年月，自行车后面“荡个女朋友”，还能到外滩去照个相是件极风光的恋爱内容。一首“长相守”的恋曲很快便被唱响了。

老相机除了借给亲戚，还借给熟人，光借给新婚夫妇出门拍蜜月照就有许多次，但借的人多

了，难保不出状况。

小伙伴的姐姐出嫁了，新婚夫妇打算去游苏州，就差妹妹来我家借相机。我妈找了个理由没给面子，她哭丧着脸问我怎么办？她姐还等回音呢。我有点不忍心，跟她说我把相机“偷”出来给她。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是君子就不能再反悔了。我硬着头皮趁我妈在厨房里烧饭时偷拿出相机交给她，再三关照，第二天晚上一定要还回来……

她兴高采烈地交差去了，我做贼心虚，整夜做噩梦。第二天又是揪心揪肺地不得安宁。但怕什么，来什么！晚饭后还不见小伙伴们来还相机，第六感觉告诉我出问题了。我跟父母找了个借口去她家探明情况，只见她姐姐哭红了眼，说是照相机不见了，而且夫妻俩怎么也回忆不起丢哪了？她姐姐哭，我



智慧快餐

旅行像一帖良药：辛苦时是补药，郁闷时是泄药。

也哭，我是害怕，怎么才能跟父母交待呢？小伙伴的父亲还算镇定，他要女儿冷静下来，再想想，真找不到了他会跟我父母说明情况的。

照相机失而复得的好消息第二天就传来了，原来我走后他们又把在苏州游的路线图梳理了一遍，突然想到去火车站前曾到过男方的表姐家，会不会遗落在她家了？于是连夜去四川路邮局拍电报询问。表姐的长途电话第二天也来了，果真就在她家。这件事始终在悄悄地进行着，直到半个月后照相机完璧归赵，我父母仍蒙在鼓里，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看着这台起码有70多年历史的老相机，它散发的是暮气和苍凉。那一刻我有点伤感，如果不是为了翻找东西，我哪里还想得起这个物件？

老相机好似曾经任劳任怨服务于大众的老年人，它记录过一个时代、记录过人生喜怒哀乐的每一个瞬间，但当他退出历史舞台，难道就该淡忘？我轻轻地按下了它的快门，“咔擦”，声音依然如昨，不曾改变。哈哈，一旦需要，老相机还能继续发挥余热，老有老的作用，老有老的珍贵，真的轻视不得呢！

现在的人对水电的理解是：水力发电的简称或水力发电产生的电能。但是民间有个叫“水电工”的职业，他们是在装修房子时负责安装水管和敷设电线、开关及照明设备的，这和水力发电没有关系。

还是先来说说电。在电压方面，一直存在两个阵营：100伏-127伏电压阵营和220伏-240伏电压阵营。参与造成这个历史问题的主要人物是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白炽灯的创始人。

19世纪80年代，碳丝灯泡被全世界接受，这种灯泡在电压110伏时发光最佳。爱迪生发明的灯泡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网络电压，今天，北美和南美

家用的电压通常是100伏左右。欧洲明显不一样，用的是220伏网络电压，因为这样做可以从同样的电线中获得更多的功率，同时也是为了和爱迪生划清界限的，这和水力发电没有关系。

还是先来说说电。在电压方面，一直存在两个阵营：100伏-127伏电压阵营和220伏-240伏电压阵营。参与造成这个历史问题的主要人物是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白炽灯的创始人。19世纪80年代，碳丝灯泡被全世界接受，这种灯泡在电压110伏时发光最佳。爱迪生发明的灯泡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网络电压，今天，北美和南美

“生气”就是当一个人认为某种事物或现象违背了他内心的准则或信念时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简单点说，就是因事与心而产生的不愉快。如此说来，人人都会有生气的时候，因为人生在世，不可能事事顺意，总会有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人人都会生气，但由于性格、修养、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个人生气后的表现却不尽相同。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生气的姿态。

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怒发冲冠”，这应该是人生气后最本能最直接的反应。遇到不顺心的事，先是“勃然变色”，继而“吹胡子瞪眼”，甚至“咬牙切齿”，乃至“愤愤不平”，然后“拂袖而去”，通常这是生气后一系列的动作。但只要这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套动作就会发生变化。

假若人在“勃然变色”之后，对方火上浇油，那后面很可能变成“大打出手”；假若对方可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或解释安慰，消解人的怒气，那么就可能“握手言和”。当然这只是可能，并不排除此人“生气”到底的情况。其实，大可不必生气到底——这样的姿态岂不难看！而从外在的姿态反映出来的内心更令人玩味！

还有一种人，喜欢生闷气。遇到不合心意的事情时，不是选择发泄出来，而是将怒气郁结于心。“闷闷不乐”“闷声不语”都是他彼时的表现。说到此，大家可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林黛玉。确实，林黛玉极爱生气，而且每次生气都是独自一人暗自垂泪。这与她生活的环境有关，总体来说，还是性格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种人，遇到不合心意的事情时，只是淡淡地一笑之。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生气，只是他生气的姿态比较特别。一个微笑，一句云淡风轻的话语，一副气定神闲的表情，都可以是他生气时的表现。都说“相由心生”，这种外在表现其实反映的是他强大的内心。所有的一切不顺心都只是在心尖上绕一圈，然后悠悠地随着微笑瞬间风吹云散。

其实，每一种生气时的姿态，都是一个人最本真的时刻。

那样的时刻，卸掉了种种伪装面具，也是一种放松、一种释放。此时的姿态，最能代表一个人的内心！



边看边聊

老朱当年也是棋社里的一条汉子，讲棋时候总被一群人围着。退休后回到棋社，发现那些老伙计们都不听他的了，下完棋人手一台手机复盘，还说什么AI判断你这个棋已经不行了。这把年纪了学人工智能？别学成人工智能障了。老朱想证明自己还是很能打的，参加了一些街道社区举办的老年人比赛，什么康乐杯、平凉杯、老科协，无奈计算力早被增长的年龄稀释了，从来就没拿到过什么好名次。

前些日子，棋社帮他报了个中国机长杯，老朱好像AI附身了，竟一路过关斩将，打进决赛。老朱说因为中国机长杯这个名字，自己带着主角光环。

原来老朱的儿子小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机长。小朱从小在围棋上天赋过人，拿过的奖牌挂身上，可以做一件金光灿灿的铠甲。每次儿子取得了好成绩，老朱都不无得意地说，是他的基因强大。围棋终究只是爱好，上了中学后小朱按部就班，读书工作，现就职于一家航空公司。

偶尔老朱会想：现在的围棋环境那么好，如果当初儿子选择职业棋手这条路，也不用整天飞来飞去的。虽说儿子自有儿孙福的道理他也懂，每当天空中划过一道白练，老朱的内心总会文艺一下：这是儿子渐渐消逝的青春啊。

决赛开始了，老朱的对手是经常代表上海参加全国比赛的白白老师，很少来棋社，棋社里却有着他的传说。面对这样黄钟大吕般的存在，老朱早就准备好了拼命的路线，先分断，再比气，杀起来你看不清吧？巧了，我也看不清。老李：那我也去，刚好上次你们小朱给的那桶油用完了。

主角光环

天元宝宝

白白那里，好像洪荒之力砸在棉花上。几个接触战过后，老朱嘴里塞满了残子，棋盘上大的地方都被抢跑了。白白下的是一个充分发挥棋子效率的高级围棋。棋社里摸爬滚打这么些年，老朱的眼光还是有的。

棋局早早进入垃圾时间，老朱凭借着惯性在棋盘上落子，到了官子阶段，盘面落后了20多目，正打算再撑几步认了，心里反复念叨着：第二名很不错了。突然旁观的人群里传来阵阵骚动，老朱定眼一看，白白老师刚才的手那棋撞了口气，十几颗子的一大串要接不归了。

老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真的有主角光环？他哆哆嗦嗦地把棋子摆放到打吃的位置上，因为太激动，手不停抖，不知道还以为得了帕金森。

“眼花了，眼花了。”白白懊恼地拍打着自己的脑袋。

大脑袋反射着夕阳，老朱看到了漫天霞光。这个冠军拿得恍惚，比赛结束过去许久，老朱都没回过味来。

不过，老朱还是没忘发了条朋友圈，收获了几十个点赞。

儿子也回复了：爸，宝刀不老啊。臭小子，天天不着家，光剩张嘴甜。平凉棋社里，老李拉老朱再下一盘。

老朱：不下了，不下了，一会要去看老赵的画展。

老李：老赵？退休后才学的画画，这会儿就办画展了？

老朱：儿子孝顺嘛，听说是他们家赵强张罗的，去的人都能领一桶金龙鱼。

老李：那我也去，刚好上次你们小朱给的那桶油用完了。

近年来马勒的作品特别是他的交响曲频频亮相音乐舞台。可以说，在交响曲体裁的领域，马勒是贝多芬以后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贝多芬的交响曲通过命运的搏斗，抵达人类“世界大同”的至高“欢乐”境界。而马勒的交响曲却是一场悲剧，预言他的人生悲剧，也预示了二十世纪人类的悲剧。

从《第一交响曲》以歌曲“清晨走在田野上”象征主人公清清白白来到了世界为始，随后就是悲剧的历程。贝多芬九部交响曲有“标志性”的一曲《第五交响曲》——命运。而马勒的九部交响曲也同样有一曲标志，那就是《第六交响曲》——悲剧。多年来，《第六》始终是考验演绎和理解马

勒交响曲的试金石。

外国乐团来沪演“马六”已有三次，最近的一次就是不久前，里卡尔多·夏伊率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的访沪。以此为契机，我回听了几个版本，解读体验了其中的内涵。

每个人对悲剧的人生观各异，由此对马勒这部宏篇的演绎和欣赏理解也就有了分歧和争议。我认为，《第六》对同一层次水平的乐团和指挥的版本而言，我们不能妄议“好”与“坏”。

中庸的行板那乐章（曾因指挥各自的理解被安放于第二或第三乐章），它用歌唱性的旋律表现静谧安宁和抒情缠绵，其中没有出现矛盾的主题。而此曲的其他三个乐章都是在强烈地表现对峙与冲突。

第一乐章是两种对立精神

的发祥地，第一主题及其动机主要是进行曲般的“六音符主题”，它表现命运之力。而第二主题则是充满无限憧憬的爱妻阿尔玛主题。

第二主题动机后来演变出了一些精彩乐段：

由悲而发听“马六” 许锡铭

伴以三角铁以及铜管乐的“牛铃声乐段”，它表现了田园境界，或宁静的夜晚。还有“圣咏主题”，它表现向往天国的超脱，或乌托邦的幻影时刻。而第一主题的形态变化最为复杂：没落、灰暗、狂暴、沉重、不祥、挣扎、扭曲，黑暗的魔鬼力量，紧张可怕的骷髅狂舞……不过有时却也张扬出正能量的精神抖擞——就像贝

多芬的命运主题，你说它究竟是命运的打击还是与命运的斗争？

“马六”的谐谑曲乐章和终曲里的主题或动机，其精神都源于此。就像贝多芬的《命运》，那命运的敲门贯穿全曲始终。

可以说，不同的指挥将这些要素按自己的意愿作不同的强调或收敛，就诞生了不同风格。

在二十世纪以来的指挥大师中，我最钟爱已故的阿巴多，是他于2004年创建了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他一生迷醉于马勒交响曲的诠释。自然我也最欣赏他与琉森音乐节乐团的演绎，其命运主题并不狂暴，抒情主题总带着温暖，他常常流露着慈祥的笑容来指点各声部。终曲的大锤只敲了两

次，而尾声最后轻声的和弦，听来较少沉没消失之感，倒是倾吐了一种同情与慰藉。

腾斯泰特/伦敦爱乐充满了进逼的威势，卡拉扬/柏林爱乐常常显出一种暴戾。果然在终曲乐章，卡爷命令，大锤斧砍刀劈般地打击了三次。

至于夏伊，作为阿巴多的学生，自然带着老师的影子，与琉森乐团的演出中，命运主题并不嚣张。一上来给人一种精神抖擞的振奋，不见恐惧。

马勒的交响曲，除了抒情的慢乐章，因和声复杂，较难如歌吟唱，而夏伊却尽可能地让音乐表现出歌唱性。第一乐章对立的两个主题中的动机，第四乐章引子中隐含的冲突的动机，在各乐段中呼应得也十分清晰可辨。

冷水管里的温度不应超过25℃，热水管里温度不要低于55℃。

较长时间不用自来水，再次打开水龙头时要小心，因为军团菌会随水流而喷射出来，有可能进入人的呼吸道，这对孕妇和免疫力差的人来讲，有时会导致肺部疾病。军团菌即需氧革兰氏阴杆菌，其中嗜肺军团菌最易致病，是人类肺炎的病原体。

也许应介绍一下“军团菌”这个特别的名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说谓“一支工程兵部队在密封的空间里施工，造成士兵们集体呼吸道感染，于是这种病原体被称为‘军团菌’。”另一说可靠性较大：1976年在美国费城召开退伍军人大会，会议期间暴发类似肺炎的疾病，于是被称为“军团菌”。据研究发现，病原体来自污水和土壤。

后来不少国家对旅馆、医院、游泳池等经营单位提出要求：不要让水设备长期处于停运状态，因故必须停运的，不要超过72小时。较长时间出差或旅游，家里无人；回家后应让自来水空流一小会儿。

电压是一致好，水是流动好，做到了就没有问题了。

